**陶渊明，归去来兮（节选）**

鲍鹏山

陶渊明曾如一只失群独飞的鸟，现在终于找到了庇荫之地：田园。在诗歌中，在散文、辞赋中，他不厌其详地津津乐道自己田园生活的乐趣与称意，他对他的生活给予了由衷的赞美。**荒谬的人生一变而为圆满的人生，这是田园的赐予，是大自然的赐予，更是他心灵孕育的成果。**

他认识到了，作为自然的产物，人，只有与自然一体，过自然的生活（人之本性亦自然之物），才能超越荒谬性而返璞归真。

**陶渊明显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隐士，但他是第一个把隐居生活写得如此美好、如此充满魅力的。**他以前的隐士们似乎在追求艰苦的生活，并乐于向人们展示他们的艰苦生活，以便显示自己道德的崇尚。陶渊明不想向人们做任何展示，这是他自己的生活，他只求自己满意。

实际上，我们过分的、矫情的、违背人性的苦行，对道德而言，实在是不必要的。我们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活着，有什么不对吗？陶渊明就这样给我们活出了一个样儿。

**他是能在生活之中而又能使生活回归人性，从而可以避开荒谬的大智者。**他使生活即是人心、人心即是生活，从而使主体与客体，不仅在理论的层面上，而且真正从生活——尤其是日常生活——的层面上，合二为一了。当他回归田园时，田园不仅是他的生活环境、作诗写文的“语境”，还是他“委心任去留”的“心境”。生活能得此大境界、大圆满，遍观中国古人，靖节先生一人而已！

是的，**他最先影响我们民族的，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、生活姿态，以及他乐观而从容的心态，然后才是他的诗艺。**而他诗的魅力则可能正是得之于他生活的魅力与心灵的魅力，他的人格魅力确实在他的诗歌魅力之先。他作品中的很多精彩篇章，可以看成是田园生活的广告。田园生活之乐趣，经他阐发，更是深入人心。

虽然同时代的人都为人生的病态的华艳所障目而不能追随他，但时至唐宋，尤其是宋代，在那样一种沉静的文化氛围中，苏东坡等人确实是从陶渊明那里得到一种眼光与视角，得到一种灵感与境界，然后再去寻觅自然之美，体味平淡生活的真味的。实际上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与田园，就是陶渊明式的。陶渊明以他的心灵之光照亮了田园，而田园即着陶之色彩。

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，在一个权力肆虐而秩序混乱的社会里，一个人要正派地生活确实是比较艰难的，他真的必须有**陶渊明式的坚定、坚忍及对苦难的容忍**。他到田园中找他的归宿，找符合他本性的自然纯真的生活。当他“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”时，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夫。回归田园在陶渊明看来，实际上是从官场体制中赎回了自己，使自己重获自由。**那些能拥有自己的人最有福了**。**陶渊明就是这么一个有福的人。**

**幸福不是取决于一个人有什么，而是往往取决于一个人没有什么。**如果从“有什么”的角度来看陶渊明，那陶渊明所拥有的太少了：名誉、地位、财富，他都缺乏。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令后人无限羡慕的幸福的人。因为他“没有”我们一般人所不能摒弃的庸俗之心趋利之心得失之心荣辱之心。**一句话，那一切使我们“大”不起来的“小”人之心，他都没有。**

他告诉我们“心远地自偏”的道理，他说他“心念山泽居”，他还自得地说“虚室有余闲”。什么叫“虚室”呢？庄子有言，“虚室生白”，意思是说，清空而无世俗欲念的心灵才能充满阳光。心灵充满阳光，可不就得大从容大安宁大幸福？可不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？**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幸福的人。**